

品鉴

未来可期

禾粟不盈丈，卧看西山村。  
雨起随雨响，松停涛细闻。  
闲书尘一冉，拂情到偶成。  
文関士来，徵字新茶能見分。

田树茂

释文：  
虹粟不盈丈，卧看西山村。云起随雨响，松停涛细闻。  
书尘一再拂，情到偶成文。开士来征字，新茶能见分。

志刚早慧，打小就喜欢上书法篆刻并懂得去拜访名师晋宿。像当时颇具名望的高寿田、郭伯英、吴连城等先生。其时三老已届古稀，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居然就能找到老前辈门下，让先生们看他写的字，刻的章。以后又结识了张颌、徐文达、林鹏、王留鳌、邓明阁诸先生，隔三岔五拿上他的习作，趋前请益求教。志刚所崇仰的这些老师，大多也是我的前辈，所以我常跟志刚说，咱们都是学生辈，是师兄弟。

志刚学习书法篆刻起点高，取资广，他擅诸体，而主攻篆籀简帛，兼及行草。其篆书以《说文》立基，远绍斯翁，二袁碑，汉碑额，新嘉量，祀三公与李阳冰，近取清际如邓石如，杨沂孙，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诸位大家。对于近几十年出土的夏商周时期的古文字资料，他也颇为关注，有些经典作品曾反复研习临摹，并运用于近些年的创作中。志刚的篆籀书法点峻厚笃实，结字沉稳端庄，其书写时法度森严，顿挫分明，徐疾有致，沉着痛快，书卷然如解牛之庖丁，爽爽然如舞剑之壮士。他的作品威而不猛，刚而不僵，重而不浊，润而不滑，丰而不腴，涩而不滞，劲健英勇，风神超迈。更可贵者，志刚熔篆籀、汉隶、简帛为一炉的“志刚新体”，正在从探索逐渐趋于成熟。

有一段时期我对志刚的草书也十分看好。他身上具有写草书的潜质，豪爽有侠肝义胆，时不时还带有一点儿疯劲儿，后来草书进展不大，或许是自觉精力有限，顾此又会失彼，也是一个缺憾。

篆刻是志刚的强项。少年时对篆刻产生浓厚的兴趣，在石头上刻着玩。涉事既久，志刚系统地自周秦古玺封泥，两汉官印私印，宋元花押朱文，明清流派，直至近现代诸大家，认真研读，勤奋摹刻，获益多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志刚拜上海篆刻大家徐正濂为师，志刚得其亲炙，艺事大进。加之与全国众多印友砥砺切磋，眼界更加开阔，艺术更趋专精，而今已然成为吾晋篆刻执牛耳者。

受家庭熏陶，志刚阅读多偏重能洞悉世界，启迪人生，富含哲理的文史类书籍。他亦借机拜访名家高士，结缘同道朋友，登名山大川揽胜，踏文物古迹寻幽，更醉心于造访碑碣、造像、摩崖等经典书法遗存。志刚雅好收藏，侧重于文房，其各类名砚、印章章料不计其数，其中不乏稀世珍品。一有闲暇，志刚就会阅读典籍，做读书笔记，或展纸创作，或奏刀治印，或摩挲砚台章石，或侍弄花草虫鱼。有时候也会集中精力，搞一些大部头作品。去年他用小篆抄录马一浮《论古今一百位书家绝句》，六尺对开，横式书写，总长近60米，首尾相顾，一气呵成，是可作为后来习篆者的范本，也是当代篆书作品之鸿篇巨制。

匆匆间志刚将届花甲。在书画篆刻这一行，那还只是个青壮年，是后生辈，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用王学仲先生的话来说，王志刚的艺术“中岁如此，晚年可期”。

这几天将小苏先生的随笔《漂·移》找出来读。没想到，一翻开竟丢不下来。

“笔底世界小，书中乾坤大。”《漂·移》辑录了小苏自21世纪初十几年来写的23篇随笔，这些散文篇幅都不大，短的千余字，长的亦不足两万，让人读起来很轻松很方便。但想到作品出自一位重病在身，凭着“一指禅”在键盘上码字的作家之手，可谓弥足珍贵，打心底里生出对作者的敬意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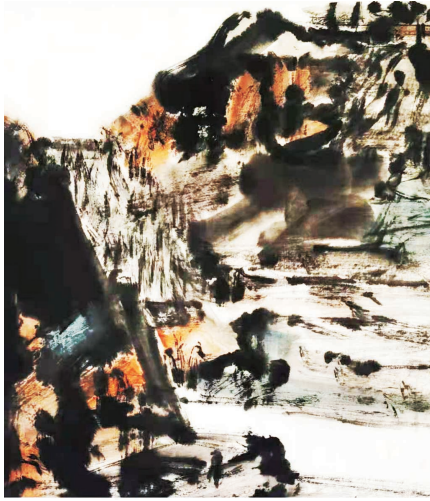
小苏的作品有一半以上是写人的。故事的主人翁中，有与作者同病房的室友，有把作者领进编辑行当的老师，有原本快活做了老板又不快活的画师，有被人不待见却被作者尊为大才的同学，有作者亲身经历的黄山缆车里的“艳遇”，有作者发小男小林和女小林的商海沉浮，有在文联机关一辈子谨小慎微的职员，有插队时遇到的谜一般的粉坊老大，有晋西农村到京城做保姆的“二姑娘”……形形色色的人们，在《漂·移》中跃然纸上。

书中还辑录了作者从小到大的一些趣闻轶事。如太原城鼎鼎大名《“铁楼”》的前世今生，《油条及其他》《“上面”的故事》与《飞翔永不再来》，有作者当编辑后头一次发稿故事的《贴“召”》，还有作者在北大的未名湖畔如饥似渴吸吮知识的《燕园望月》，从中得以窥见一位命运多舛、好学上进的文学青年的生长环境和成熟的轨迹。而最吸引我的，无疑是本书的语言，鲜活，亲切，如同和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面对面地倾情交谈，将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

作者对待书中涉及的人物是平等的，面对这些《漂·移》的主体，恍惚间我生出幻觉，以为是相当数量同胞共有的经历。作者为作品集起名《漂·移》，在“漂”“移”之间加了一个分割的圆点。“漂”者，飘零，不稳定；“移”者，离开。真是煞费苦心、匠心独运，可谓高度凝练地概括出本书的意蕴和主题思想。

迁徙在物质层面是巨大而深刻的，在精神层面是刻骨铭心的。特别对于出自历史悠久、文明深厚的三晋大地的人们，乡土更加难以割舍又不得不去割舍。这种心灵深处的痛楚分明能从书中感受到，也是作者在书中几次提到的“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想起日本江户时代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他的作品真实反映了距今二三百年前江户时代日本社会急剧变化时底层人们的心声，倾注了对江户时代劳动者艰辛生活的同情。



《晨光》 王晋华 作

正是因为这样，使得近几百年后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信息时代的日本，还有许多人在传诵小林一茶的经典作品，在议论小林一茶的平民情怀。小苏的作品是否达到小林一茶的境界了呢？《漂·移》能像小林的作品那样传至久远吗？作为读者，我抱有深深的期盼。

本书是北岳文艺出版社《格致文库》诸多佳作中的一本。格物致知，是中国儒家探求真理、追求事物原本规律的最高境界。出版者策划出版这一浩大文库，当然是想给当代立心、给时代留痕。因之，能被选入文库的随笔，当属随笔中的精品了。

随笔当然不是文学中的大作，但如同“独木不成林”的道理一样，全民漂移的大变局的时代文学森林，不仅要有参天巨木、鸿篇巨制的支撑，也要有更多的灌木和烂漫花草的烘托。也许，《格致文库》《漂·移》这些“灌木”和“花草”的出版，给时代以细节的辑录和精致的描绘，才使人们在无垠的苍穹里对这个时代的思辨和回望更加深邃夺目吧，我想。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写到的，“我在十五年前就发生了漂移。起初无意识，因为漂移极其缓慢。参与欲念日渐消退，发生在还能参与的时候。回望过去的日子，看到我还非常积极过，或者还曾经风生水起，才觉悟到渐行渐远，在与接壤的地域完全断裂时，我听到了声音。”

《漂·移》发出的声音，我真切地听到了。

飘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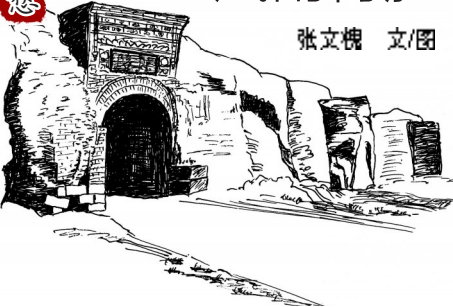
大浪中的散碎浪花

杜幸

乡愁

风雨得胜堡

张文槐 文/图



边塞得胜堡，风雨五百年。  
瓦剌燃烽火，晋蒙起狼烟。  
嘉靖固边墙，战鼓震九天。  
隆庆五年至，罢剑士归田。  
此间民生息，茶马万贯旋。

得胜堡位于大同城北40公里处，始建于明嘉靖十八年，是外长城之重要隘口。如今的得胜堡，虽然看不到昔日的金戈铁马和喧嚣的茶马古市，但素面朝天的土长城，原汁原味的关门洞，毫不走样地保留着岁月的痕迹，让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小说

这个老汉盯着从头上滚到红布上的自己的头发卷，黑白相间。老汉用手捻着这些头发，啧啧称奇：“一点不疼，像风吹一样。”牧民围成一圈，吹着肩膀看老汉脑壳露出白瓢，头发已经光了，而他还在笑，相信理发确实不疼。

老汉理完发，海兰花端一盆清水为他洗头。这时有一个人到宁布面前，摘帽子，露出蓬乱的头发。这个人三十多岁，羞涩地对着宁布笑，鼻尖沁出汗珠。

宁布说：“你怎么出汗了？”

他说：“我有点怕。”

宁布说：“你怕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你手里嘎嗒嘎嗒弄，头发

是怎样滚下来的，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

宁布说：“这是机械，机械属于科学。在我们社会主义时代，走到哪里都能遇到科学。给羊药浴不还是科学吗？以后你们还会遇到更多的科学，你们把眼睛睁大吧，会看到半导体、幻灯片。你先坐下。”

那个人坐在椅子上，宁布很快给他剪了一个寸头。他头发原来像牧羊犬一样乱七八糟地在头上打着卷儿，现在看上去清爽，人也比刚才年轻。

围观的人比理发的人多很多。有人在前面看，有人在后面看，有人蹲着从底下往上看，看宁布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推推子做不同的动作。宁布理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72

鲍尔吉·原野

著



《乌兰牧骑的孩子》节选

一个牧民的发后，经过一段沉默，会有另一个牧民大着胆子说：“我也理。”牧民这次理完发，等乌兰牧骑下一趟来，最快也是半年后了。

有一件事比理发更吸引牧民，尤其吸引孩子们，这就是看画报。每次乌兰牧骑下乡展示画报引起的轰动，超过他们的演出。

连载

北岳文艺出版社

72

乔忠延

著



《幸福从安全出发》节选

荀息要送给虞国的礼物是垂棘的玉石，屈地的骏马。这两样东西都是晋献公的心爱之物，玉石是国宝，骏马是坐骑，他哪里会舍得呢？荀息对他说，舍不得宝物，借不到道路，就无法征讨虢国。见晋献公仍然犹豫，对着他耳朵说了句什么，晋献公便同意忍痛割爱了。

荀息带着宝物来到

虞国，虞公一见宝马眼光都直了。自己作梦都想要匹好马，就是无法找到，今天晋国居然送上门来了，真是天遂人愿呀！再一看那块美玉，温润雅致，虞国还真没有这样的宝贝，顿时高兴得嘴巴都合不住了，连声问荀息有什么事情。

见此情状，荀息直来直去：“借路。”

看看宝物，虞公慷慨答应：“可以。”

荀息去驿馆歇息了，虞公还捧着美玉玩味不够。正玩味得上瘾，大臣宫之奇进来了，对他说：“大王，千万不能借给晋国道路！”

虞公盯着美玉，心不在焉地问：“为什么？”

宫之奇恳切地对虞公说：“我国和虢国唇齿相依，嘴唇和牙齿谁也离

不开谁。牙齿脱落了，嘴唇就会塌瘪；嘴唇若是不存在了，牙齿就会寒冷。那就应了一句古话：唇亡齿寒。晋国借路是要讨伐虢国，假如他们灭了虢国，请我国也就危在旦夕了。请大王三思而后行呀！”

虞公早被宝物迷乱了神魂，他想的是不借给人家路，去哪里弄这么好的美玉、骏马呀？宫之奇说些什么，他根本没有听进去。他不耐烦地打发走宫之奇，又去马厩观赏那匹矫健的骏马。

晋国如愿借到了道路，荀息领兵去攻打虞国。

晋军浩浩荡荡从虞国的道路上开了过去，虢国兵少将寡，哪里是晋国的对手？

故事